

无法逃遁的心灵荒芜

——铁凝长篇小说《大浴女》精神分析学解读

盛晓玲

(平顶山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1)

【内容摘要】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为主人公尹小跳铺设了一条“原罪和灵魂救赎之路”，使她最终发现了心灵的花园。论文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文本细读，认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没能实现灵魂的救赎和人格的完善，最终无法逃遁心灵的荒芜。

【关键词】精神分析救赎 荒芜 《大浴女》

中图分类号 J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9106(2012)07- 0076- 03

从新时期到 21 世纪初,铁凝一直以一种平和沉静的姿态写作,为我们捧出一部部厚实而有深度的作品,坚持“耐心而不是浮躁地、真切而不是花哨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1](P2-3)},笔触也越来越娴熟老到,质朴深邃。《大浴女》是 20 世纪末铁凝为文坛奉献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其对人性挖掘的深度、心灵探寻的广度,着实令人震撼。小说为尹小跳铺设了一条“灵魂忏悔”的路,使她最终发现了“心灵的花园”,许多评论家也很看重这条线索,进行了很多阐发。笔者试用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认为小说中的人物要抵达心灵的花园是何其艰难,他们要面对的,却是永远无法逃遁的心灵荒芜。

尹亦寻和章妩——超我对本我严厉的审视、斥责,分裂的自我陷入自卑与负罪感中

《大浴女》中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婚外恋事件:即“文革”时期,和丈夫尹亦寻下放苇河农场劳动的章妩患上了不明原因的眩晕症(是那种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的眩晕,适用于弗洛伊德“逃入疾病”的观点,即为逃避现实中的痛苦而生病),为了获得病假条以逃避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的折磨,章妩与唐医生发生了婚外情,并生下了私生女尹小荃。尹小荃两岁时不幸跌入污水井中丧生,她错误的生和偶然的死撞击着文本中每一个人的心,影响着尹家每一个人的性格和生活。尤其是直接面对这一尴尬事实的尹亦寻和章妩夫妇,一生都生活在阴影之中,成了性格异变的典型。在尹亦寻和章妩一生的纠缠与冲突中,尹亦寻作为一种“超我”的角色,对章妩的“本我”(Id)、“自我”进行着道德审判。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灵机构分为:超我、本我和自我三个部分。超我是一种意识,代表着道德的要求,具有自我

监视、良心以及维持自我理想的功能。在幼儿时期,个体的超我常常由父母或教育者来担任,是一种具体化的意识,随着儿童的成长,它渐渐被传统的社会、道德、伦理力量所代替。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机构。“它施行监视、威胁,并给予处罚,它明显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并被错误地移置到外部现实中”。^{[2](P59)}超我总是为了自我做过的一些轻率行为而责备自我。本我(Id)(有译为“伊谛”)是一种无意识,它吸收了生理上各种本能的需要并发现它们从而获得了精神表现,“本我充满了本能供给的能量,但是没有组织,也不能产生共同的意志,它只是遵循快乐原则力求满足本能需要。逻辑思维规律不适用本我,矛盾律是最为明显的”^{[3](P72)}。而自我则是一种前意识,是知觉因此而产生的媒介,在它进行活动的时期,意识现象便在其中产生,它是全部心灵机构的感觉器官。自我生活在本我、超我与现实的夹缝之中,一方面它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一方面接受来自心灵内部(本我)的刺激与要求,再一方面它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受到超我的严酷监视,受明确规则的约束。

《大浴女》中的章妩,作为一个本应承载“超我”、“本我”和“自我”的个体,在背叛丈夫和唐医生偷情的时候,“超我”的道德力量并没有在她身上发生作用,在那个非常态的社会及时代环境中,强烈的本能欲望和丈夫的“缺席”,使章妩的“本我”战胜了“超我”。假病假条使她可以不必回农场蓬头垢面地劳动,与唐医生的婚外情使她压抑的性欲得以释放,因此不必面对争抢“山上的小屋”(周日为分居的夫妻提供)而生的精神疲惫与神情尴尬,从而面色红润、身体健康。她迷恋家里宽大的床、松软的羽绒枕头,迷恋和唐医生的幽会偷情,本我唯乐原则在她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压倒了一切理智与情感力量。当然,当面对从农场归来的丈夫时她的

* 作者简介:盛晓玲(1978—),女,平顶山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超我”也会跳出来对她发出责备,使她的自我显出懦弱、自卑并心生内疚之情,因此在生下尹小荃后,她就断绝了与唐医生的关系。如果一开始章妩和唐医生发生性关系是一种交易,而后来则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本能渴望,本我是没有逻辑规律的,而章妩也是一个不愿用逻辑规律去思考的人“她是一个不愿多想心事的人,她是思想的逃跑者,一生都在逃跑、逃跑。”^[4]

首先作为“超我”这个角色出现的是唐菲、尹小跳。唐菲很明确地骂尹小跳“你妈不要脸”,而尹小跳凭着一个十一岁女孩的敏感,发现了章妩和唐医生的暧昧关系,她坚持叫唐医生为“唐医生”而不叫“唐叔叔”、拆毁章妩给唐医生织的毛衣袖子、把枕头摔在她的脸上,尹小跳内心充满了对章妩强烈的怨恨与不满。在尹亦寻“缺席”的时候,尹小跳充当了一个监视的角色。

而最终对章妩“本我”的放纵进行审视与惩罚的是尹亦寻,这个具象化的“超我”最明确的规则就是夫妻间彼此的忠诚,如果章妩的自我放纵本我的享乐,那么它就用强烈的自卑感来惩罚自我,即章妩。尹小荃死后,早已发现真相的尹亦寻从苇河农场归来,为了维持家庭体面和知识分子的清高,为了理直气壮表明对章妩的永不原谅,他声称尹小荃为“我们的女儿”,沉默着,少言寡语,“坚持着不问,坚持着不问就永远掌握着主动”^[4],他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对章妩进行无休止的道德审判与折磨。他挑剔、苛责章妩一切,无限制地放大章妩的缺点来表示对她的嫌恶,以提醒她曾经的背叛。这个严厉、残酷的具象化“超我”——尹亦寻也变得阴沉、苛刻、火气十足,蛮不讲理,人性也被扭曲而发生了异变。而章妩却长久处于极度的压抑之中,一生战战兢兢,委委屈屈做人,在任何人面前都充满了自卑感和负罪感。体现在章妩、尹亦寻身上超我、本我、自我的冲突与矛盾以及所导致的性格扭曲,简直是一个心灵荒芜的大舞台。

尹小跳、尹小帆、唐菲——“创伤性”经验对一生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4](P216)},创伤起因于欧战时期,是指由于过度惊吓、严重的肉体打击和火车相撞,埋在下落的尘土里等经历,而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在一个人记忆中留得最久,影响也最大。在《大浴女》中,幼年的尹小跳和尹小帆眼看着两岁的尹小荃走进了污水井而没有阻拦,这样的心理谋杀使尹小跳、尹小帆一生负罪,也是她们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尹小跳几十年都生活在罪恶的阴影中,并使她在沉重的忏悔中变得克制、忍让、宽容,使她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刁蛮任性、挑剔苛责的妹妹尹小帆一忍再忍,对方兢的玩弄与抛弃宽容原谅,对母亲章妩后来理解与体谅,甚至放弃挚爱多年的恋人陈在……铁凝在尹小跳身上赋予了道德劝戒教化功能与理想化的特质,从文本表层我们可以看到尹小跳实现了人格的完善。

但是仔细分析尹小跳的深层心理,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只是使她在以后的生活中处处用“受罚”以至有点“爱虐”来缓解内心的不安与负罪感,并没有改变童年时期要强敏感、

倔强霸道的尹小跳,只不过使她具有了一种把痛苦、挫折升华为“报应”、“受罚”而进行自我救赎的能力。比如被方兢玩弄、抛弃,尹小跳并非学会原谅,而是凭她的聪明与智慧她知道强求也无补于事,于是她把被方兢抛弃看作是一种报应,看作是对童年罪孽的一种惩罚,这样“从此她已不欠谁的什么了”^[4]。这是尹小跳首次被动的自我惩罚,而尹小跳和陈在的关系,则更耐人寻味,陈在结婚前尹小跳拼命地压抑自己的情感以获得一种自我崇高感。而陈在婚后十年尹小跳却不顾一切地投入到陈在的怀抱,陈在爆发出惊心动魄的爱情,这充分表明了尹小跳的自我为中心。因为她很明白陈在对她的爱,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她操纵着她和他的距离,此时,理性已全被她抛之不顾,尽管她很清楚陈在是一个有妇之夫,至于后来尹小跳又主动把陈在还给万美辰,则并不象有的评论家所说完全是被万美辰的痛苦、善良所打动,而是因为她看出了十年夫妻之间那种牵挂与惦念,明白她不可能完整拥有陈在的爱而采取的一种高姿态。这次是她主动受虐、“自罚”,却是以扰乱别人的婚姻后又抽身而退,不顾陈在的痛苦失落,也表明了她的自私。正如陈在说的“我看你是太自私了,你根本不顾别人的痛苦,你还缺乏一种勇气,一种和结过婚的男人共同面对新生活的勇气”^[4]。尤其是她对于唐菲的态度,从潜意识中她对于唐菲的职业是鄙视的,但她仍然为了进出版社让唐菲“卖身”副市长,她内心愧疚却不停为自己开脱,“……尹小跳多希望有人替她说出这句话,唐菲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卖身一次和卖身十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4]这充分表明了尹小跳内心的阴暗与虚伪。因此,童年创伤性的经验并没有成全尹小跳一个心灵的花园,而使她变得自私虚伪、自我崇高化,她的忍让、宽容都是浮在人性表层的泡沫,经不起仔细推敲与衡量,这恰恰表明了她心灵的荒芜。

唐菲是《大浴女》中颇具特色的形象,在她身上,童年的创伤性经验成为纠缠她一生难解的情结。“构成了她的‘过去’,而这‘过去’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的确潜在地影响着她此后的所有言行”^[4]。在她正是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年龄(十岁,文革初期),她却目睹母亲唐津津被人当众逼着吃屎,从而遭到生命中最为严重的创伤,以致于从此她对人性绝望,对爱绝望,她不再相信爱,相信人,相信社会。她不仅我行我素,而且张狂挑衅,出卖色相,她以她的“坏”她的张狂来对抗来自外界的鄙薄,却过早透支了青春和生命。

唐菲所参与的对尹小荃的心理谋杀,是童年创伤性经验在心灵投射的结果,她对同样是私生女的尹小荃的心理谋杀,是对自己身世的一种坚决否定,她对尹小荃的憎恨也是对自己错误出生这一事实的憎恨。童年的创伤性经验扭曲了她的价值判断,使她短短的一生中对自己和众多男人性交还生出一种道德负罪感,却始终没有对尹小荃的死表示出一丝忏悔。在这个意义上,童年创伤性经验使唐菲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人性异化,从而显出了心灵的荒芜。

而《大浴女》中的尹小帆,她七岁时对尹小荃的怨恨,是弗洛伊德“伊谛普斯情结”扩充为“家庭情结”的一种表现,弗氏认为“作父母的往往引起孩子的伊谛普斯情结……到了有新孩子的时候,伊谛普斯情结乃扩充为(下转第82页)

忘旧情,第一时间宴请谢恩活车病危时献血给它的蓝大褂——一个知恩要图报的浅显道理跃然纸上。无论是正面描述,还是反面强调,郑渊洁旨在告诉孩子何为美德,何为丑恶。他不说教却胜似说教地培养了孩子助人为乐、知恩图报、正义坦然、惩邪治恶等高尚品质。

郑渊洁除了注重儿童品德素养的培养与提升外,也不忘对儿童人文素养的提升。在那个文学服从于道德的年代,平等民主等思想意识已经跃然于作品中。他珍视普通人的感情,认为是最善良最纯洁的情感,他关注普通人的苦难与痛苦,并给予他们极大的关怀。他俨然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替他们说着心理话,并为他们悄然安排一个令人欣然接受的大团圆结局。郑渊洁的童话中弥漫着浓烈的人文关怀气息,他也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爱的世界:有关于人类的爱,比如对孩子的关心与爱护;有关于自然的爱,比如对地球、生态等的保护;也有关于世界的爱,比如随处可见的对和平的呼唤。还有,他作品中那些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既有的情感关联和精神协调,都能深入触及到人生的精神需求和终极目标。在《舒克和贝塔历险记》这样一部纯儿童品位的作品中,他也不忘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醒与呼吁。主人公皮皮鲁意识到,是“砍伐森林、开垦荒地、过度放牧,打乱了人类生活和自然资源的持续供应,也影响到整个自然规律的改变。”“他有责任将地球的这一严重情况告诉全国的孩子,告诉全世界的孩子。提醒他们从不负责任的前辈手中接过地球时,要力争恢复地球的本来面目,把被父辈们毁得不成样子的地球修复后再传给父辈的孙子孙女们。”读他的童话,犹如徜徉爱的海洋,那良好的道德、优秀的品质、美好的愿望,于无声处滋润儿童幼小的心田。当今社会,郑渊洁童话中的温情世界,不仅能给予单纯幼稚的心田以慰藉与愉悦,促进人际物我之间的沟通与亲善,还能启发人们思索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追求合理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在审美教育和精神建构上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三、挖掘自我,注重培养儿童个性

培养儿童个性,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儿童形成个性的核心是‘自我意识’,注重儿童个性就要保护和发展儿童的自我意识,鼓励找到自我,尊重自我进而培养健全

人格。”^[2]在传统儿童作品中,儿童更多时候像一个作者用沾满自己思想与情感的小刀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小泥人,他们缺少生机与活力,更缺乏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而贯穿郑渊洁几乎每一部童话的却是对孩子的百般体贴和绝对理解。皮皮鲁、鲁西西、蛇王阿奔等,通常都不喜欢接受呆板的学校教育,不爱写作业,淘气、大胆、逞能,喜欢幻想,喜欢爬树,不会算术,但他们勇敢、善良、聪明,懂得用真心去帮助朋友。他们也许不擅长古板的教育体制规定孩子们掌握的一些东西,但他们具有一颗纯朴童子之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和成长。一个世故的大人也许会担心,他们长大了该怎样适应社会?然而,一个按照孩子们的意愿和方式建立起来的世界一定会比大人们统治的已知世界更糟糕吗?这正是作者的暗示所在。

郑渊洁还从反面入手,斥责约束、阻碍孩子们玩耍的现行制度,对现行说教的、不公正的、恪守成规的教育制度,他曾一语中的地宣告过:“学习的诀窍是忘记书上没用的东西”、“最没出息的写作是死守文法”、“好教师用50种方法教一个学生,差教师用一种方法教50个学生”。

郑渊洁千方百计为“差生”正名,实际上也是对儿童天性的尊重。他笔下的人物不但是“差生”,而且拒绝成为好学生,以在呆板的教育制度下当“差生”而自豪!作品传达了一种现代教育观点,即“发展儿童的自我意识”。正如一位读者所言:“郑渊洁的童话为70年代人打开了一扇门,这门里的表演有的精彩,有的一般。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童话这种文体,塑造了70年代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我们成为共和国第一代有自我意识的人,我们甚至用郑渊洁作品的话来和大人们‘还嘴’。因为有了郑渊洁的童话,刻板的教育并没有完全控制我们,我们读到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当我们在现实中受到挫折时,至少可以躲到皮皮鲁的‘壁橱’后去疗伤。”在已成客观现实,暂时无法挽救和彻底改革应试教育的阴影下,很多孩子靠郑渊洁的童话,恢复了在应试教育锄刀下被砍得七零八碎的自信心、自尊心,还有想象力。

参考文献:

- [1][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商务印书馆,1986.
- [2]朱智贤.儿童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上接第77页)一种家庭情结。其自我的利益自此而受到妨碍,于是对于新孩子不免产生一种厌恶之感,而有去之而后甘心的欲望”^[4](P226)]。尹小帆憎恨尹小荃是因为活泼可爱的尹小荃取代了她在家庭中的优越地位,于是便有了和姐姐尹小跳共同的心理谋杀。但过去的创伤性经验使她害怕面对谋杀的事实,逃避责任,推脱罪过,自私自利,陷入狂热的“自恋”不能自拔。而这狂热的“自恋”也限制了她对于自我精神的完善与灵魂的救赎,使她的心灵也是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

《大浴女》中的“浴”笔者理解为:一是指“欲望”,二是指“荡涤、磨砺即人格提升”。文本中无论是章妩、尹亦寻,还是尹小跳、唐菲、尹小帆都在欲望中挣扎并努力进行着灵魂的

自我救赎与精神的磨砺,但人性深处的弱点与现实的局限,使文本中的每一个人在努力寻求心灵花园的路上艰难跋涉,却都无法逃遁心灵的荒芜。

参考文献:

- [1]铁凝.写小说也需要大老实[A].午后悬崖(自序)[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程小平译.(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 [3]铁凝.大浴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 [4][奥]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
- [5]王春林.荡涤那复杂而幽深的灵魂[J].小说评论,2000(5).